

## 第十二回 巧試佳人 戲捺書生

詩曰：

本知兒女卻情長，隨意風流有俠腸。

白首良緣原不偶，一經磨折姓名香。

如媚花園送茶與小姐，豈有明知宣生在花園內而使小姐前來私會，這也是裴爺叫綺霞喚了如媚，說明其故，假向花園送茶，倘遇見宣生，教他這幾句話。如媚豈認不得宣生？他是明知故昧，使宣生心中疑惑不定。一聞如媚這些話，呆呆站在那裏，暗想：“這個送茶的丫鬟分明是寶珠姨妹的丫鬟如媚，他又推說不是。且住，我聞得柯姨丈將寶珠姨妹逼了投江，並將丫鬟如媚、如鉤一同送入波流。這一定是裴年伯一並救了回來，說什麼是裴兄的堂妹，多分寶珠未死，住在這裏。想裴年伯許婚於我，不向我說明，使我堅守寶珠。當面辭婚，得罪裴年伯。年伯呀，你真好遊戲也！我如同在醉夢之中，今日夢也該漸漸醒了。”想到這裏，越發出神。不料跟他的書僮在別處頑了半天，怕相公見責，飛星一氣跑來，一頭撞在宣公子懷裏。公子不防被這一撞，一交跌倒在地。書僮也跌在公子身上，急急爬起。見是公子，唬得魂不附體，垂手一旁站著。公子慢慢爬起，見是書僮，罵一聲：“狗才！在何處貪頑了半日？也不伺候送茶，此刻又冒冒失失跑來撞我一交。這是什麼意思？”說著，氣忿忿的向前，打了書僮兩個耳刮子。書僮被打，也不敢回言，骨都著嘴，站在一旁。宣公子道：“狗才！還不到樓下送一杯茶到梨花廳上來與我吃！”書僮方答應去了。宣公子轉身到梨花廳內坐下，暗想：“裴仁兄家去也不來了，我還有許多話問他，累我在此呆等，好不耐煩。”正想之間，書僮已將茶送到。宣公子一面吃著茶，一面叫書僮去找裴家佛奴，問他：“公子往哪裏去了？速來回信。”書僮領命，不敢怠慢。去了一會，來回覆公子道：“裴府公子，是夫人打發往趙舅太爺那邊去拜生日，今日有一天呢，到晚上方回，佛奴也跟去了。是我問門公的。”公子點頭。吃了茶，站起身來，帶了書僮，怏怏而回。少不得日日來找裴公子，要探訪寶珠的信息。門公總回不在家，又不好意思當面去問裴爺。沒情沒緒，回到自家書房悶坐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裴公子何嘗在趙府去拜生日，也是裴爺使的機關。引宣生到聽月樓上，看見寶珠的詩，知道寶珠不死，落款又不落姓，且稱他薄命女，令其疑惑不定。以松是夫人叫去了，宣生又無人問，再加如媚送茶一番話，更令宣生心癢難抓，哭不得、笑不得。裴爺與兒女們在背後暗笑，連寶珠也不知道。如媚自到花園送茶遇見宣生，也猜著裴爺幾分屬意，又是綺霞分付如媚，瞞著自家小姐，不許走漏風聲。如媚領命，並連同伴如鉤也不與他說明。他只在旁邊看著裴爺巧為播弄宣生。又是好笑，又是感激裴爺。“小姐為他《玉人來》一幅詩，連我兩個婢子幾乎一同喪命。今日奈何得宣生也夠了，方出我們主僕心頭之氣。”正獨自暗想，見裴府大小姐的丫鬟來喚如媚，叫聲：“姐姐少要在此呆想。我家老爺與小姐在中堂叫你去說話呢！”如媚道：“姐姐少待，待我回聲小姐去。”那丫鬟搖手道：“老爺臨來分付的，叫姐姐不用向小姐說，立等你去。”

如媚依言，隨了這個丫鬟一路來至中堂，見裴爺夫婦與公子、小姐俱坐在那裏，向前挨著磕頭。起來站立一旁，尊聲：“老爺呼喚婢子有何分付？”裴爺道：“你家小姐有父母在堂，婚姻大事非我所主，但你家老爺將你小姐無故治於死地，父女之情已絕，若不虧我設法救回，你小姐久已葬於魚腹中矣。你小姐雖非我生身之女，我卻是他再生之父。你小姐的婚姻我可以做得主了。你道是也不是？”如媚道：“老爺恩同再造，人非草木，焉有不知？就是兩個婢子的餘生，也仗老爺的大力救拔。婢子恨不能結草以報，只好將來供長生祿位，早晚焚香，保佑老爺公侯萬代，福壽綿長。何況我家小姐千金之體，蒙老爺救於波中，不獨將來不白之冤可洗，即一時難合之事可成，真是重生父母，報答不盡。豈有小姐婚姻之事不由老爺做主的？”裴爺見如媚說話伶牙俐齒，十分愛他，便道：“你說小姐的婚姻該由我做主，為什麼我前日將你家小姐許與宣府，是我叫大小姐對你家小姐說的，你家小姐反不遵我命，執拗起來，是何原故？想必你家小姐無情於宣生。這段姻緣是不得成了，我也強他不得。但今早我在朝內，有首相蔣大人，名叫文富，所生一子國鑾，年已二十，才貌不亞於宣生，乃蔣大人的愛子，要擇一個有才有貌的媳婦配他的兒子。不知誰人多嘴，說我家有一個才貌雙全未字的寶珠。他今日在朝房當面向我求親，托了鞏通政為媒。我因他是當朝首相，又有權勢，不好回他，遂當面允了這頭親事。他那裏擇日下聘過來。你家小姐的親事，雖是我做主，到底向他說一聲。我本當喚他出來說知，恐他羞澀，不能向我回答。欲待叫我家大小姐、二小姐去說，他二人挨送沒趣，又不服氣。再說你是小姐的貼身心腹丫鬟，他的性情你總知道，所以叫你出來。可曾聽見我方纔分付的一番話？你可回房向小姐細細說知，並叫小姐將自己年庚寫出來，好等下聘日期騰在喜書上回禮的。你好好回小姐說去罷。”

如媚答應下來，退出中堂。一路暗想：“裴爺這番大變動好不令人奇詫，叫我怎好對小姐去說？小姐的心事我豈不知？小姐聽見此話，不知如何著急，必有一番大風波呢。若隱忍不言，裴老爺當真做下此事，要向我討小姐年庚，叫我何以回答？且趁此時相府未曾下聘，叫小姐早早打點，或可挽回。哎！怪來怪去，只怪小姐老實，就允了宣府這頭親事，完卻心願卻罷了，又為什麼拿班做勢，怕的什麼‘無私有弊’，回斷了裴府兩位小姐，怎怪裴老爺今日借口將小姐另許婚姻？小姐呀！不知你將此事怎麼處呢！”想著已到自家小姐房中，正見寶珠午睡方纔起來，問道：“如媚，我方纔喚你半日，你往哪裏去的？”如媚道：“是裴老爺喚婢子到中堂去，有話分付的。”寶珠道：“裴老爺分付你什麼話？”如媚道：“小姐不要生氣，婢子方敢直言。”寶珠笑道：“裴老爺乃我救命的恩人，他分付你的話，我有何氣之可動。自且說來。”如媚就把裴爺分付的話，一字不曾隱瞞，細對他小姐說了一遍。列位，你道裴爺當真將寶珠與蔣相對親嗎？裴爺雖是風流司寇，卻一生剛方正直，怎肯聯姻奸相？這又是巧試寶珠之心。堅也不堅。寶珠要算聰明女子，也參不透裴爺的機關。今聽得如媚一番言語，由不住一陣心酸。兩眼一翻，氣咽胸膛，一交暈倒在床上。唬得如媚急急向前，扶住了小姐身軀，掐住人中，即喚如鉤取姜湯來。如鉤答應，飛星取了姜湯到來，跪在床邊，用耳挖撬開小姐的牙關，慢慢用茶匙挑了幾挑姜湯，送在小小姐口中。歇了一會，小姐方纔蘇醒過來，嘆了幾口氣，哭啼啼叫著自己的名字道：“苦命的寶珠呀！與其今日如此，何必當初又救我於波心，多此一番贅瘤？哎！這總是我的生來命苦，不怪別人。與其生在世上活活現形，不如是赴九泉倒也乾淨。”說罷，放聲大哭不止。如媚勸道：“小姐不必傷心，事還未成，打點主意要緊。”寶珠哭道：“我有什麼主意？惟一死便完事了，還打點什麼！”

如媚到了此刻，見事關緊要，不得不向小姐說明，便將花園送茶，道見宣生，與他一問一答的說說了。“我是這裏大小姐教我說的，又叫我瞞著小姐，據婢子看來，裴老爺做事虛虛實實，令人難測。此話之真假，未可遽信。小姐不要墮其術中，自費心機。”

父女暗笑小姐之太愚拙了。”寶珠聽見如媚這番相勸的言語，忽然醒悟過來，道：“你之所言一絲不錯，這是裴爺巧試我，靜守宣郎可是真心。我何不將計就計！”附著如媚的耳道：“你去如此這般，可好麼？”如媚點頭道：“很好！小姐不要當真的。”被寶珠一口啐，如媚笑著去了。趕至中堂，慌慌張張只叫：“老爺、夫人，不好了！”裴爺夫婦同吃驚道：“什麼事這等慌忙？”如媚道：“婢子將老爺分付的話向小姐說知，小姐急了，在那裏上吊呢！”這一個信唬得裴爺等一齊趕至後邊，見寶珠房門緊閉，高叫：“寶珠，休要如此！這是老夫試你的心，何得自尋短見！”說著，用腳將房門踢開。但見寶珠笑嘻嘻的出來道：“爹爹之恩未報，怎敢就捨得死？”裴爺見寶珠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個智巧之女，深知我心。不枉我一番美意。”大家各自放心。

且按下裴府之事，再言宣公子屢在裴府探信，總會不見裴公子問個實底，好不心中焦躁。每日只坐在書房癡癡呆想。茶不思，飯不想，又有些病將起來。那日正悶坐書房，忽見書僮呈上裴公子一封字兒。宣公子接過，拆開字兒一看，不知其中是憂是喜，且看下文。

---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